

毛宗岗

《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

● 李正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毛宗岗

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

● 李正学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 / 李正学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004 - 8517 - 9

I. ①毛… II. ①李… III. ①毛宗岗 - 文学批评 - 研究
②小说 - 文学批评 - 中国 IV. ①I207.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4263 号

策划编辑 任 明
特邀编辑 李 鸣
责任校对 周 昊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413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举世公认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祖，历史演义的压卷之作。而在本人看来，它还是我国文人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第一个受到学者、评点家的关注。

近世颇有学者以《三国志通俗演义》等明代“四大奇书”为“世代累积型”成书的作品，诚有一定道理。但那基本上是从考据出发得出的观点，不是对小说从艺术上的鉴赏与评判。从艺术的观点看，以《三国志通俗演义》为首的明代“四大奇书”，的确无不有因于前人之作的一面，但那基本上属于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前辈们的传统，象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3页）的表现，而不能因此否认其为“创造”。这正如黄庭坚的诗，纵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但诗界仍以其与东坡并称“苏黄”；王实甫《西厢记》故事大略全用《莺莺传》与《董西厢》，乃至有“实甫之传，本于解元”（徐复祚《曲律》），“王实甫全依董解元”（焦循《剧说》）之说，但《录鬼簿》仍盛称其“《西厢记》，天下夺魁”，是应当从全篇看，不可仅以细节论。纵然文学创作也是“细节决定成败”，但是除了“四大奇书”的“细节”其实也以创新为多之外，更重要是我以为主旨决定面貌，构思决定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四大奇书”各以其主旨的新颖与构思的独特而自成佳创。何况《三国志通俗演义》本为历史小说，岂可以离开历史上传下来的资料而凭空捏造！所以，“四大奇书”都是富于个性的文人创作，而《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

如上所论虽然主要是为了说明我长期以来对从考据看“四大奇书”

成书过程之“世代累积成书说”所怀的一点疑惑，但也是为了进一步说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为我国文人个人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同时还是我国第一个受到学者、评点家关注的长篇小说。这要从《三国志通俗演义》今见最早的刻本明嘉靖壬午本正文的注说起。这些注的数量不多，今学者称“小字注”。或以为是作者自注，其实未必。一是古代做诗或有自注，而小说不比诗有字数用韵的限制，可以随意抒写，无事不可以在正文中得到充分的表达，不必用注；二是罗贯中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虚虚实实，本不是为了传达确切的历史知识，也不需要作注。所以，研究者倘不欲钻牛角尖深求而失诸伪的话，那么根据历史上前人著作一般系后人作注的通则而可一望而知，《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之注人、注地、注音、释义、注典故，均后世读者所为。

这可以从某些“小字注”之注文得到证明。例如有显然系作者所不必为者：卷之一《吕布刺杀丁建阳》写蔡邕为董卓所重用，“三日之间，周历三台”，小字注曰：“先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作者倘以为此注文之内容不可或缺，则完全可以在正文一直写出，又何必自找麻烦呢？又有显然系作者所不可能为者：同卷《曹孟德谋杀董卓》写“操曰：‘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教万代人骂”。句中“陈宫默然”下有小字注曰：“后晋桓温说：‘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道是：虽不流芳百世，亦可以遗臭万年。’”从注文内容为释“两句言语，教万代人骂”看，其出现的位置无疑应该是正文“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教万代人骂”之后，如果是作者自为，断不会置于其前。而且如果是作者自为，则他既已把话说到了“教万代人骂”，何不一直把骂了什么说出来，而非要另外加此一注出之，又置注文于不当出现之处呢？又有显然不是作者声口者：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于“子龙大叫曰：‘益德援我’”！下有曰：“援者，人皆曰子龙求救于益德，懦也。不然。子龙在军中杀了一日一夜，方才得脱，便是铁人铁马，到此亦困矣，见自家之人，安得不求救也？何懦之有！”这里是就“人皆曰”发表不同意见，一般说不会出自作者之口，而应当是读者对读者的批评。总之，这些所谓“小字注”只能是出自后人之手，是后之学问家阅读自写其识见。

以上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为后世读者所为，是说这部书在其抄本流传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人为其作注了。但我们只认其为单纯的作

注恐怕还不够全面，因为虽然不多，但所谓注文中有的并非不可以认为是评语或包含有评之成分的话。如卷之八《刘玄德三顾茅庐》：“微笑曰：‘汝既去便罢，又惹他出来呕血也！’”句下有曰：“此是司马徽先见之明也，便知孔明肯尽心事其主也。”这里评司马徽，也评孔明；又上引卷之九《张益德据水断桥》于“子龙大叫曰”条，就“人皆曰”所发表不同意见实是评赵云形象“不懦”；又卷之十二《许褚大战马孟起》“超疑是许褚，乃扬鞭而问曰：‘闻汝军中有虎侯者，安在？’”下有曰：“不称‘虎痴’，而称虎侯者，美称也。”这里揭出原文所写马超对许褚武艺的欣赏之情；卷之二十二《孙峻谋杀诸葛恪》“乃武卫将军孙峻也”句下有曰：“此是峻见恪有疑色，用其言稳之。恪不疑。”这里在疏通原文脉络的同时，也揭出了孙峻用计之深细。如此等等，都不仅释注文义，而且对相关人物、情节作了不同程度的品评。尽管“小字注”中这类品评性或带有品评性的文字不是很多，但如上举诸例，已可以使我们对“小字注”的性质能有某种突破性的看法，即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三国志通俗演义》评点的滥觞，比李贽、叶昼等人的小说评点要早得多。这也就是说，虽然不甚够格，但《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第一部评点本。

在上述《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谓“小字注”之评点的滥觞之后，对《三国志通俗演义》作系统评点的叶昼托名李贽的《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这部书除夹写了大量的评语之外，还把原本的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合成为不分卷的一百二十回。叶昼的评点使《三国演义》第一次得有全面的批评，也提出了不少新鲜有价值的见解；但他于《三国演义》的阅读与传播最大的贡献，却是使百二十回成为了《三国演义》后世至今通行的定本，而对《三国演义》的阅读与传播进而对古代小说理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的后继者则是明末清初的毛宗岗。

毛宗岗是自“小字注”以降《三国演义》评点的集大成者。有关他的研究早已成为《三国演义》评点与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并积累了大量论著。这方面具体的情况一言难尽，而这里只是强调两点：一是毛宗岗虽在金圣叹之后甚至是打了金圣叹的旗号师法前人作《三国演义》评点，但金圣叹独重《水浒传》，看不上“《西游》、《三国》”，说“这个都不好”（《读第五才子书法》），从而毛宗岗实是从总体观念上跳出了金圣叹的藩篱作小说批评，代表了金圣叹以后小说评点的新

方向与新发展，而自张一军；二是毛宗岗对《三国演义》既评又改，使《三国演义》形成世所谓“毛本”，是《三国演义》成书和传播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这两点同时表明，《三国演义》的生存世界因有毛宗岗出而大为不同，从而有关毛宗岗小说批评而实际是《三国演义》批评的研究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与原本研究交叉并行的一大课题，而李正学君的《毛宗岗小说批评研究》是这一大课题诸多有价值的研究中出版的第一部专著，从而是此项学术事业中值得祝贺和认真看待的一件美事！

这是我不能推托为正学此书作序的理由之一，但是还因此书作者站在了前代学者的肩上，因而能够看得更高更远。稍微具体说它这方面的特点，一则是从毛宗岗的生平到批评活动全方位的研究，二则它是对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所蕴涵理论价值的全面系统探讨，三则它是既从毛氏的批评文本出发，又注重应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框架包括某些西方文论的知识进行的颇为新颖的阐释。

这三个特点应使本书能够成为后来研究之必要的参考，而此书之写成实本于正学君的博士论文。其博士论文的写作也略有点“戏剧性”应该记在这里。

正学君读大学本科时曾经听过我的课，但不记得那时有过直接的交往。2002年我辗转来济南教书，翌年而因学科建设需要偶得忝列为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但当年没有招生；又过一年即2004年在又将无学生可带的情况下得一位领导的特别关照招收了一名博士生，即李正学君。那是他从天津古代小说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后参加工作不久，而我也是自2002年被评定可以指导古代文学博士生后又转为指导文艺学博士生以来的第一次招生，师生再续，真可以说是缘分！加以正学于学术研究天分甚好，学习很努力，颇有做成些事的抱负，所以在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鉴于当时网络社会包括网络文艺的形成已初见端倪，向他提议是否可以做《网络美学》，而正学在经过一番查阅资料和郑重思考后欣然同意，并反复拟定了《开题报告》。却不料拿到论证会上，被某专家当头喝断，后来就只好选了这本书的前身的题目《毛宗岗小说理论研究》去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了。此景记忆犹新，但我至今以为，正是由于那个题目当时连专家都还不怎么懂，所以才既是一个更好的题目，也是随后做出来更有价值，因而很可能是最好的题目，应该放手并支持年轻人去尝试。在我看

来，那至少比不能从原文阅读而研究外国的什么理论更切实际一些吧！

但自正学以后，我就只在古代文学专业招生，他也成了我所指导的唯一的文艺学专业博士生，还只是写论文而没有上过课的。虽然如此，我们在平时关于他论文写作与其他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仍然有令人满意的交流。其间正学认真执着的精神与总能颖然而悟的聪慧，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至今是美好的回忆。也正是靠了这种精神与聪慧，正学没有因不得不弃《网络美学》而研究毛宗岗小说理论受到任何影响，不仅顺利完成论文写作和通过答辩，还在工作以后进而就毛氏小说批评的全部进行研究和形成这部专著，使现在看来当年改为此题，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不必说到人之有才力固无所不可使，这仍然成为了正学展示其努力与才华的地方。

因此之故，当时也使我对他适应学术环境的能力和将来一定会更快进步有了充分的信心。这本书在正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到洛阳任教不到两年中繁重的教学之余，从博士论文的基础作了较大的增改，能够很快出版，就是我对正学所抱有信心之可靠的证明。是的，尽管如本书还有某些可议之处所显示的，正学的治学之路需要更加扎实前行，还不免仍旧会遭遇曲折，但他将不负所学，与诸贤并驱争先，做出更大成绩，却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杜贵晨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写于泉城历下

目 录

绪论 毛宗岗研究三百年	(1)
-------------------	-----

上编 批评篇

第一章 批评缘起	(21)
第一节 小说评点的学术传统	(21)
第二节 家学与师承	(39)
第三节 苏州小说批评圈——以毛宗岗为中心	(49)
第二章 毛评考	(65)
第一节 著作权考	(65)
第二节 评改考	(73)
第三章 批评风格	(80)
第一节 诗意情怀	(80)
第二节 批评素养	(95)
第三节 批评艺术	(112)
第四章 批评思想	(128)
第一节 宋学思想	(128)
第二节 史学思想	(146)
第三节 兵学思想	(162)

下编 理论篇

第一章 本质论	(191)
第一节 三种观点	(191)
第二节 毛氏之见	(196)
第二章 人物论	(225)
第一节 论配置	(225)
第二节 论性格	(235)
第三节 论塑造	(246)
第三章 结构论	(256)
第一节 论架构与情节	(256)
第二节 论文体构成	(267)
第三节 论“后幅”	(281)
第四章 叙事论	(293)
第一节 叙事理论的成熟	(294)
第二节 叙事视角	(310)
第三节 空间叙事	(315)
第五章 文法论	(336)
第一节 论修辞	(337)
第二节 论技法	(352)
第三节 论“文章之妙”	(365)
附录	(383)
主要参考书目	(408)
后记	(413)

绪论 毛宗岗研究三百年

毛宗岗，字序始，号子庵。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①，卒于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以后。顺治八年（1651），曾参加由监察御史李嵩阳主持的科试，被录取为长洲县第三名。^②生平其他事迹不详。

著作除《第一才子书》外，现在所见有《第七才子书·参论》，《子庵杂录》七篇及一些零星的诗词文（均载褚人获《坚瓠集》）。另，嘉庆乙亥敬业堂刊《金氏重修家谱》载其祝寿诗二首，《题金豫音小像》一篇^③；清稿本《娄关蒋氏本支录》中册载《雉园公戊辰硃卷并遗嘱手迹合装册题跋》一篇^④。《第一才子书》贡献巨大，所修订的《三国演义》文字压倒其他版本，成为三百年来盛行不衰的定本，世称“毛本”^⑤；对小说所作的批评也成为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经典文献，上承金圣叹，下启张竹坡、脂砚斋，影响深远。可以说，毛宗岗对中国小说史、文学批评史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值得研究和关注。而目前的研究也主要围

① 按：毛宗岗生年来主要有：明末清初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清顺治十八年前后说（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约生于1639年说（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明崇祯五年即1632年（陈翔华）等多种说法。1632年是确切的，黄霖《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前言》曾许之。本文从之。

② 参见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三国志演义纵论》，台湾：文津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原文载《文献》1989年第3期。

③ 据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26—342页。

④ 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3期。

⑤ 按：最早由胡适提出。见《三国志演义序》，《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1980年2月第1版，第387页。

绕《第一才子书》展开。

一、著作权纷争

毛评《三国演义》的著作权问题十分复杂，与李贽《水浒》评本的确^①可并称小说评点史上两大难案。

现在所见最早的康熙初刊本题署为：“圣叹外书，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声山别集，吴山杭永年资能氏定。”涉及金圣叹、毛宗岗、毛纶、杭永年四人。乾嘉覆刻本亦如此题署。然究竟为何，时人未作说明。当代学者认为，“圣叹外书”是一块“招徕生意的招牌”；杭永年乃毛纶《第七才子书·总论》中所提到的那个“背师之徒”^②，与此书的出版有一定的关系；而真正的评点，实出自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③这就是说，四人挂名形式不同，作用不一，或直接或间接，都关乎出版发行。故此可称四人说。

除扉页署名外，卷首序文署“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这个署名惑人不小。学界不仅一直以为此序系金氏所为，且认为《三国》的评点也出自其手。邱炜萱《金圣叹批小说说》（1897）写道：“人见圣叹尝题《水浒传》为‘第五才子书’，《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可巧又遇见圣叹之取茂苑毛氏所批《三国志演义》一种，题曰‘第一才子书’，遂恍惚误以《三国志演义》亦谓圣叹所批矣。”^④鲁迅小说《风波》（1920）写赵七爷有学问，“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

① 按：李贽晚年曾评点《水浒》。现传署名李贽的评本有两种：容与堂刊百回本《忠义水浒传》（1610年），书种堂主人袁无涯刊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全书》（1611年）。到底哪一种，学界争论颇夥。郑振铎、陈洪等认为容与堂本是真本；戴望舒、叶朗等认为袁无涯本是真本；然而，也有意见认为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

② 毛纶《总论》云：“书既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致刻事中阁，殊为可恨。”又云：“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志》皆绝世妙文，予即皆批之，则皆欲刻之，以公同好也。而一则遭背师之徒而中搁，一则遇知音之友而速成。”又云：“予固不足论，独念罗贯中何不幸而遭彼背师之徒。”参见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86—287、288页。

③ 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26—342页。

④ 参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客云庐小说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月第1版，第387页。

志》，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①这其实代表了鲁迅本人的认识。林纾《畏庐琐记》（1922）也认为，《三国演义》实“金圣叹评为第一才子书”。^②此可称一人说之金圣叹说。

也有些论者反对此说。其一，从评本实际入手。平子《小说丛话》已指出，言圣叹所批第一才子书乃“谬托”。^③邱炜萱嘲笑那些以毛评作金评的，是没有“将原书各卷毛氏题名”看明白。其二，从序文入手。邱炜萱认为序文确系金圣叹作，“第一才子书”之嘉名乃金氏“一时兴到语也”。^④解骅《小说话》（1919）反对这一看法，指出金序乃伪造：“《三国演义》金氏一序，非应酬毛氏之作，即后人所伪造，就序中‘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一语，可以启人之疑矣。”^⑤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1929）：“此序文颇平庸拖沓，不似张氏（按指金圣叹）之所作，或者是毛氏的自作而托名于他的也难说。”^⑥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考证现存最早的毛评本为康熙十八年（1679）醉畊堂大字刊本《四大奇书第一种》，此本不题“圣叹外书”字样，序后署曰“李渔笠翁氏题于吴山之层园”，金序实际上是对李序的因袭与改作。^⑦日本学者小川环树《〈三国演义〉的毛声山批评本和李笠翁本》也认为伪金序乃书商混捏李渔序所为。^⑧其三，从历史事实入手。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据《第七才子书》之《总论》及写于“康熙丙午孟秋”的《序言》考订，

① 钱理群、王得后：《鲁迅小说全编》，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56页。

② 参见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448页。

③ 参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小说丛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月第1版，第317页。

④ 参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客云庐小说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月第1版，第387—388页。

⑤ 参见朱一玄、刘毓忱《三国演义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第439页。

⑥ 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第1版，第331页。

⑦ 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3期。

⑧ [日]小川环树：《〈三国演义〉的毛声山批评本和李笠翁本》，孙玉明译，《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

毛评《三国》始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而在此之前，“金人瑞早已成了清朝屠夫的刀下之鬼”。^①

除金圣叹说之外，一人说还有三种。毛纶说。肇始者为李渔（1611—1680）。其《四大奇书第一种序》云：“适予婿沈因伯归自金陵，出声山所评书示予。”^②完全以著作权归毛纶。此说距毛评时、地较近，且李渔又尝仿毛评作《笠翁评阅绘像三国志第一才子书》，故影响甚巨。清代坊刻大多题以毛声山。如雍正十二年（1734）郁郁堂本称“声山评本”，乾隆三十四年（1778）世德堂本扉页题“毛声山评三国志”，同治二年（1863）聚盛堂本扉页题“毛声山批点三国志”。沿袭纷纷，几成定讞。

毛宗岗说。源自清代学者廖燕（1644—1705）。廖燕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游吴下，作《金圣叹先生传》，其中云：“先生没，效先生所评书，如长洲毛序始、徐而庵，武进吴见思、许庶庵为最著，至今学者称焉。”^③廖燕闻见乃录，他只提毛宗岗而不及他人，这不能不影响到后世毛评著作权人之争。晚清邱炜萱便认为，“《三国演义》是茂苑毛序始手批”。^④现代学者胡适、郑振铎等也都视毛宗岗为唯一的批评者。时下流行的本子均标署毛宗岗评定，如北京大学出版社《三国演义会评本》（1986）、齐鲁书社“四大奇书”系列《三国演义》（1991）等。日本学者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也认为《第一才子书》应独署毛宗岗，是毛氏“对其父的遗著加以修改后，以自己的名义出版的”。^⑤

杭永年说。康熙间，刘廷玑《在园杂志》曰：“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⑥此说在清代和者甚寡。现代学人

① 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26—342页。按：金圣叹因“哭庙案”被杀于顺治十八年即公元1661年。

② 参见陈翔华《毛宗岗的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的金圣叹序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3期。

③ 林子雄编：《廖燕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02页。

④ 参见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卷四“客云庐小说话”，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3月第1版，第388页。

⑤ [日]青木正儿：《清代文学批评史》，杨铁婴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第221页。

⑥ 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9年7月第1版，第104页。

孙楷第反对这一说法，指出：“疑永年未尝自为书，但取宗岗评本稍加评语。刘氏所据或即此等本，因误以书属之杭永年耳。”^① 杭永年，今传《古文快笔贯通解》，题为“洞溪陆费锡大胜氏鉴定，吴门杭永年资能氏评解”。有研究认为，他可能在毛纶所谓“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②的“儿辈”之中，因而参与了部分修订工作。^③ 不管杭氏贡献多少，他身负“背师之徒”的恶名，绝不能成为《三国》评点的著作权人。

现代以来，学者多持毛纶、毛宗岗父子合评的二人说。俞平伯《三国志演义和毛氏父子》最早提出这种观点。^④ 孙楷第《〈三国志平话〉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文，也推测道：“或者毛声山曾批评过《三国》没作完，宗岗继而成之，也未可知。”^⑤ 新中国成立后，署名为渊的《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首倡此说。^⑥ 其后黄霖指出：“毛本《三国演义》当是出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之手。”^⑦ 陈洪认为：“这项工作为毛宗岗和他的父亲毛纶共同完成，而主角当属毛纶。”^⑧ 郇国平《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专门讨论毛评本的著作权，该文最后呼吁：“将毛评《三国演义》的小说理论完全归属毛宗岗一人所有的现象应该得到纠正。”^⑨ 至此，以毛纶为主的父子合评说成为“三国学”研究之共识。

①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二，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1月第1版，第38页。

② 毛纶《总论》：“昔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参见侯百朋《琵琶记资料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286页。

③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修订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95页。

④ 俞平伯：《杂拌儿（之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1版，第85—86页。

⑤ 孙楷第：《沧州集》，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12月第1版，第119页。

⑥ 渊：《毛评〈三国〉实为毛氏父子合作》，载《上海师院学报》1979年第2期。

⑦ 黄霖：《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若干问题》，《〈三国演义〉研究集》，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第326—342页。

⑧ 陈洪：《中国小说理论史（修订本）》，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92页。

⑨ 郇国平：《毛纶为主、毛纶毛宗岗合评〈三国演义〉》，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二、小说艺术理论分析

毛宗岗研究的重点在于他的小说艺术理论，而这也堪称是中国小说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近代的小说研究者已有注意，而真正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这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概述：一、关于毛改本小说艺术问题；二、关于毛评小说理论的认识与评价。

毛改本小说艺术

清末至近代谈《三国》者不辨嘉靖本或毛本，而其谈无例外为毛本。其中评价较高者如冥飞：“布局用笔之佳，穿插剪裁之妙，尽小说之能事。”著超注意到“俗本”与“古本”的区别，“余敢为天下人告，凡读《三国演义》者，当读古本。”^①但所评完全抄用毛宗岗《凡例》，受影响之深，不必待言。这种情况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研究的拓荒时期也未见改变。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早联系毛氏之修订，从整体上肯定了毛本的艺术贡献。胡适《三国志演义序》则持否定，认为毛本作为最后的修订本，“不能算是一部有文学价值的书”。^②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谈《三国》标曰“毛宗岗之改窜”，足见轻视态度。^③郑振铎《〈三国志演义〉的演化》较细致地比较了罗本与毛本的不同，认为毛氏所作“只不过是枝枝节节地删改而已，决不敢放胆去增饰、去改写。对于原文的内容几乎全无改动”，因此在内容文字上都不比原本进步。^④虽然看法有别，但所论事例都仅据《凡例》提供，尚未能真正深入下去。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家出版社刊行《三国演义》（1953年、1955年），在不损伤毛本故事原貌的情况下，先后两次根据嘉靖本和《三国志》等史书对其作“校订和补正”^⑤，说明编者对毛改本是有些不认可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中国文学史》则评曰：“文字改得古奥些，

① 参见《古今小说评林》，上海：民权出版部1919年5月第1版，第55、132—133页。

② 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1980年2月第1版，第389页。

③ 范烟桥：《中国小说史》，苏州：苏州小说林1927年12月第1版，第108页。

④ 参见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上），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3月第1版，第331页。

⑤ 顾学颉：《“三国演义”的校补工作》，载作家出版社编辑部编《三国演义研究论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3月第1版，第180页。

文言的成分加重而已”。^①但此后，受“文化大革命”影响，毛改本研究停滞下来。以至北京大学中文系1978年编《中国小说史》，甚至用“反动观点得到了加强”^②来概括毛本对原作的修订，可称“十年内乱”恶劣后果之于毛宗岗研究的历史见证。

历史进入20世纪80年代，毛改本艺术研究方真正全面深入展开。讨论的内容涉及《凡例》所提示、鲁迅所总结的“约举大端”改、增、削，“其余小节”如整顿回目、修正文辞、削除论赞、增删琐事、改换诗文等方面，而集中在人物描写的优劣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比较两个版本中曹魏和刘蜀集团人物描写之不同，认为毛本丑化了原作曹操的形象。^③刘敬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④、《〈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上、下）》^⑤，也以曹魏人物的变化为研究重点，在肯定“毛氏把《三国演义》雕饰成了精致的艺术品”的同时，又认为毛氏的修订加重了人物的封建正统思想，因而曹魏方的人物描写反而不好了。^⑥徐中伟《不可等量齐观的两部“三国”——嘉靖本与毛本“拥刘反曹”之不同》^⑦，比较魏蜀吴三国人物的删改，也认为毛本人物描写不如嘉靖本。之后，宁希元《毛本〈三国演义〉指谬》^⑧进一步提出，毛批本对《三国》故事的修订，“基本上是失败的”，从而全面否定了毛本的价值。

① 《中国文学史》（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7月第1版，第841页。

② 《中国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1月第1版，第91页。

③ 章培恒、马美信：《前言》，汪原放校点《三国志通俗演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4月第1版。

④ 刘敬圻：《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2期。

⑤ 刘敬圻：《〈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上、下）》，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

⑥ 按：20世纪80年代《三国演义》研究中认为毛本丑化了曹操形象，这种认识源于50年代历史研究中替曹操翻案之风以及由此引起的曹操大讨论。主要代表作品如：郭沫若《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载《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1959年2月），《替曹操翻案》（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23日）；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载《光明日报》1959年2月19日）；刘知渐《罗贯中为什么要反对曹操》（载《光明日报》1959年5月25日）；袁士硕《试论〈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载《山东大学学报》1959年第2期）；等等。

⑦ 徐中伟：《不可等量齐观的两部“三国”——嘉靖本与毛本“拥刘反曹”之不同》，载《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

⑧ 宁希元：《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4期。